

中国 | 上海 | 临港

和“世界最强大脑们”共进早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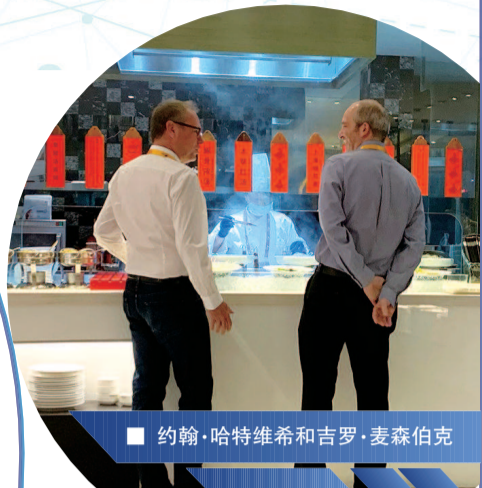
首席记者 曹刚 文并摄

和 20 多位世界顶尖科学家一起吃早餐,是什么感觉?在面档前和你并肩排队等候的,在同一个蒸屉里夹起花卷的,站在你前面拿走最后一个荷包蛋的,坐在你餐桌前后左右愉快聊天的……每一张和蔼的面庞,都可能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
今天的早餐,“味道”好极了。有几个瞬间,仿佛感觉自己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富丽堂皇的市政厅里,参加为诺奖得主举行的盛大宴会。从陶醉中缓过神来,赶紧趁此良机,看看“全球最聪明大脑”的早餐有何特别之处。



■ 刚结束晨练的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·萨金特(右二)走进餐厅



■ 约翰·哈特维希和吉罗·麦森伯克



■ 莫索尔夫妇都爱吃面食,筷子功也不错

面条馄饨很受欢迎

6 时 45 分左右,2015 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杨培东最早现身餐厅。老家在苏州的他,点了一份颇具江南特色的小馄饨。两位“天才”口味相似——稍晚到达的 2016 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、从浙江淳安走出的余金权,也点了一份小馄饨。

从 7 时 05 分开始,20 多位顶尖科学家陆续到达,餐厅里星光渐亮。馄饨、米粉和面条,不只受到华裔科学家的喜欢,近半数顶尖科学家都选择了吃面。他们大都来自欧美,但用起筷子,一点也不生疏,有好几位一进餐厅就直奔面档。

2019 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约翰·哈特维希与 2019 年沃伦·阿尔珀特奖得主吉罗·麦森伯克,都点了一份汤米粉,在排队等候时偶遇。他俩一个研究有机化学,一个擅长遗传学,此前并不相识,却站在上海的面档前,热络地聊起了天,随后坐到了同一张餐桌前。与他俩邻座的,是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亚当·里斯,也是面食爱好者,还自创新吃法——花卷蘸面汤。

很少有人落单独坐

顶尖科学家的早餐厅里,有一个显著特色:鲜有落单独坐者。少数几位携妻同行,落

座前都先替夫人轻轻搬开座椅;其他人大多独自来上海参会,好在开放心态是顶尖科学家的标配,做科研需要合作共享,吃早餐也不冷清。“早上好,我可以加入吗?”一句热情问候,一次礼貌握手,便相约同坐,随即谈笑风生。

有一个小插曲:一位老科学家主动与附近一名中年嘉宾打招呼:“请问您是戴先生吗?”对方笑着摇摇头。原来,“最聪明的大脑”也有“脸盲”的时候,错把一名媒体工作人员认成了华裔顶尖科学家戴宏杰。

不知道擅长拯救“路盲”的来自挪威的莫索尔夫妇有没有兴趣研究“脸盲症”,他俩因发现大脑定位系统中关键的“网格细胞”,而获得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今晨,两人相伴走进餐厅,妻子挑了一根玉米棒、一个花卷和一碗面条;丈夫则有些特别——绝大多数顶尖科学家都是衬衫笔挺

或西装革履,而莫索尔先生是极少数身穿短袖 T 恤来吃早餐的;他先选择了西式蛋卷和薯块,坐下没多久,或许是听妻子推荐,也起身要了一碗面。而且,他还在那里加了满满几勺辣椒油。

吃得不多坐得很久

餐厅服务员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,举止彬彬有礼,用英语交谈也落落大方。顶尖科学家们都毫无大牌的架子,频频用中英文回应“谢谢”,还有人和服务人员竖起了大拇指。7 时 36 分,餐厅内出现了第二个短袖科学家——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·萨金特,穿一身 T 恤和运动短裤,脖子上挂着头戴式耳机,年逾古稀,却走路带风。显然,

他刚刚结束晨练。

顶尖科学家们的气色都很好,看来滴水湖畔的睡眠质量不错。食量普遍不太大,最“秀气”的只拿了一个面包、一块黄油和一勺果酱。不过,他们在餐厅里坐得都很久。时间最短的,也有 45 分钟。好几位聊兴正浓,餐盘已被收空,就再续一杯咖啡。

如此开放共享、大咖云集的早餐盛宴,不妨再多坐一会儿。

高一女生

只喜欢追科学巨星

短短半天,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一学生谈方琳火了。

昨晚 7 时许,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“15 岁女生参加顶尖科学家大会”为题,报道她是现场最年轻的科学家,可谈方琳本人和家都觉得,“少年科学家”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了。

昨天下午起,谈方琳就推掉了多家媒体的专访要求,央视新媒体直播也无意今天下午对她进行半小时专访,也被她和家长婉言拒绝了。其实,这是谈方琳低调作风的一贯体现。本月中旬,谈方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就表示:我更喜欢追科学巨星。而科学巨星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脚踏实地、淡泊名利。

这已是谈方琳第二次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了。去年 10 月,上海市科协“英才计划”办公室选拔 12 名学生参加青年论坛,成为整个论坛一大亮点,那时,她还是一名初三学生。参加论坛一年来,谈方琳进步很大,不仅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学校,在科学的道路上也越走越坚实。今年再次参加青年论坛,没想到在媒体中受到这么大的关注。

这位普通中学生获得的科研成就却一点也不普通,从一开始她就参与数论方面的研究,2018 年 3 月,凭借课题“斐波拉契数列与贝祖数的估计”获得了“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”一等奖和专项奖,以及“第 33 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”主席奖(初中生唯一奖)和一等奖。

对很多同龄人来说,考入华东师大二附中,科创获奖无数,谈方琳已是“学神”,但她一刻都没有放松,她的口头禅就是“我会更加努力学习”,她认为自己只是尝试着做了一点小研究课题,根本没有资格炫耀。

双胞胎学者

期待能在临港发展

1986 年出生在上海的赵宇吉,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,师从 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、“蓝光之父”中村修二教授。他是中村修二教授招收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。

这次赵宇吉作为全球青年学者代表,由他的导师中村修二教授推荐,来临港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。昨天,他的双胞胎弟弟赵宇喆陪同他一起参加论坛。赵宇喆现就职于复旦大学绿色照明上虞研究院,目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将其哥哥在光电领域的技术,在国内进行产业化的合作。

兄弟俩从事同一个领域,哥哥在美国搞产业研究,弟弟在国内搞产业孵化,他们都对临港充满期许。赵宇吉笑着说:“作为上海人,我非常愿意回国创业,非常看好临港未来的发展空间,非常期待未来的研究成果能在临港实现产业化。我鼓励我的学生毕业后回上海发展,我的导师非常关心中国 LED 照明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,也很愿意助力上海高科技的发展。”一旁弟弟赵宇喆补充道:“参加这次论坛,我们都觉得收获很大。成果落地需要有承接的平台,刚才看到论坛开幕式上,关于临港科学社区的规划,我觉得这将会很好地把会议成果留下来,为建设临港新片区赋能。”

对于未来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青少年,赵宇吉给出了两个建议,这也是他从中村修二教授身上学到的:第一个是要做开拓者,要勇于创新;第二个是一定要敢于和世界上最高水平去比较,不要满足于一般水平,要做世界最好的。

大学教授

希望学生有点“二”

年轻人做科研,要有一点“二”的精神。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,参会者所能感知的,是年轻科研者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科研的执着。

“二”,是调侃一个人有点傻、一根筋的词汇。在高智商人群聚集的科研圈,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谢庆国却希望自己的学生有点“二”。“不把它做出来,是不会罢休的。这种有点‘二’的精神,在科研中是非常重要的。”谢庆国说,“一个‘二’的人,也往往拥有正直的品格。这也是我所看重的。”

2015 年图灵奖获得者、密码学先驱马丁·赫尔曼直言,年轻人要记住一点:“高质量的原创成果,往往是从一些听起来很傻的想法开始的。从我的经历中,其实可以看到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悖论——年轻人往往有创新的激情和活力、喜欢钻研新东西,而年长的科学家则有更多的经验和来自经验的智慧。”如今,年逾七旬的赫尔曼经常被问及如何才能做出一流的成果,而他的答复始终如一:越年轻,越要保持一点“傻”劲。事实上,赫尔曼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:不仅他是因为保持“傻”劲而在科研上实现突破的,很多世界顶尖科学家都有类似的定力和魄力。

浙江大学教授黄飞鹤也很看重学生“二”的品格。“不管做什么,都要踏踏实实地做。不要因为一个东西暂时没成功就放弃了。”第二次参与青年论坛的上海交大附中杨鸿嘉也很认可这一观点,他说,做科研要专注、有恒心,“专注就是当一段时间内科研出不了成果时,还会坚持下去,这也许就是顶尖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所说的‘二’吧。”